

“回”字在李白诗中的运用

肖文曼

(天水师范学院, 甘肃 天水 741001)

摘要: 本文主要从汉字构形与汉字职能两方面分析“回”字, 增加“回”字在具体语境分析中的途径与方法, 发现“回”字在内部构形上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 因形用意表现广泛且灵活; 在李白诗中, “回”字同样运用广泛, 尤其是参与诗歌意象表达, 增进诗歌韵味, 平添动静之美, 利于读者对李白诗歌的解读, 洞悉李白诗歌意象特征; 通过对“回”字的透析, 也体察出一些独特的回形文化现象, 如回文诗等。

关键词: “回”字 汉字构形 汉字职能 李白诗

DOI: 10.12319/j.issn.2096-1200.2022.14.154

在学习与研读唐诗的过程中, 往往忽略了对汉字的考察与认识, 有时会望文生义, 导致对整体理解的偏差; 如杜甫《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白鸟飞回”中, “回”字实则有所误解。因而可以从汉字构形、汉字职能等方面展开探究, 同时联系汉字在诗句及诗歌整体中所起的作用, 重新认识与解读诗歌与汉字。

一、汉字构形与职能

目前学界对汉字性质要素的界定不尽一致, 通常采用三要素说, 即形、音和义。李运富则认为, “汉字的‘形、音、义’并不是同一平面的东西,” 进而提出汉字三要素, “形、意、用”。他认为“‘形’是汉字成立前提, 是视觉感受到的直接印象, 是每个汉字任何时候都具备的外部形态^[1]。所谓的‘意’指的是汉字的‘构意’, 它直接来源于对客观事物(包括抽象概念)和语言音义的认识, 是体现在汉字内部结构上的构形理据; ‘意’在汉字的初创时期具有普遍性, 但当汉字形体发生变化以后可能需要重新进行分析。所谓的‘用’指的是汉字的功用或职能, 汉字可以只记录语言的意义信息, 由‘形’‘意’直接表示客观事物或某个约定的内容; 也可以记录语言的意义信息表达单位, 则包括语音单位和音义结合体。”因而, 李运富认为“形”“意”是属于汉字的构造方面, 而“用”则属于汉字的职能。在这里, 李运富的理论中, 对于汉字“用”的解读, 突破了时空限制, 实则对于音和义是另一层面的补足和说明。本文在分析汉字性质要素时, 主要还是采用三要素, 即形、音、义来讲, 但兼及考虑到“用”这一要素, 着重对李白诗展开研讨。

王宁先生在《汉字构形学导论》中对汉字构造进行了比较全面研究, 且在理论与实践应用两层次展开深入浅出









的分析, 比较系统阐释汉字构形学。她在汉字构件的探索与研究独辟蹊径, “重视用汉字功能视角去分析和探讨, 因而在记号、表示示音, 表义和表形等方面对汉字的构件进行归纳与分类, 分析构成汉字的模型, 总结并归纳出十多种的汉字构成模型^[2]。”之后的学者在王宁先生的基础上, 对汉字构成模型展开了积极深入的探讨, 如李运富就对汉字构成模型提出了多达二十几种。同时, 王宁先生在运用汉字表意的特性与汉字构形系统两方面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贡献性地提出了适用于古今各个时期内各种体制下对汉字结构的分析, 以及将系统性描写的普遍原理和具有操作性的方法融合在一起, 从汉字存在与发展的诸多现象中凝练共有规律和特征, 建立起有关汉字构形的术语系。在学习研读的过程中, 王宁先生其研究的条理性、系统性的方法值得借鉴与学习。同时, 她善于通过实例分析和探讨来证明相关的理论, 将汉字组合的研究落到实处, 清晰具体且鲜明生动, 实用性强, 因而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本文在分析“回”字时, 主要借鉴王宁先生的观点和方法, 对“回”字及“回”字在李白诗中的运用展开细致的探究, 同时增进汉字构形实践的运用。

在实际使用汉字的过程中, 许多对等关系变得复杂且模糊起来, 并成为汉字使用过程中的常态, 因而对汉字职能的分析就变得难上加难。例如汉字字形与语素的最初所呈现的对应关系经常性地被打破, 汉字拥有的记录职能也因此变得混乱起来, 同时又出现了兼用和借用的现象。李运富提出: “本用、兼用、借用是汉字使用属性的三种基本情况, 也就是汉字的三种基本职能。”李运富在这里提及的本用是指本字用来记录本词的一种用法。因为本字的构形以本词的音义作为其理据。在某词的基础上, 依据该词的

音义去造，专门去用来记录该字的字形，这时成为该词的本字；在此基础上，某字与该字在构形理据上密切关联的语词即为该字本应该记录的本词。本义即为本词中与本字的构形理据直接关联的义项。其中，本字的本用就包括了记录本词中与本字构形密切联系的本义，以及和本义密切关联的引申义。而引申义以本义作为初始点派生发展，亦或是与本义有密切关联的其他义项。本文在具体分析“回”字及“回”字在李白诗中的应用时，参照此理论展开研讨，进一步对汉字职能有所清晰认识。

二、“回”字分析

“回”字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转也，从口中，象回形。”在商周文字中，象回环旋转之形，战国文字则出现两个环形的写法。“回”字本义是旋转。在后期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回”字的意义也在增多，如表示曲折、迂回之意，《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武贤欲轻引万骑，分为两道出張掖，回远千里”，颜师古注：“回，谓路迂曲也”；如表示调转方向、掉头之意，《楚辞·离骚》：“回郑车以复路兮，即行迷之未远。”王逸注：“回，旋也”；如表示环绕、包围之意，《汉书·司马迁传》：“是以赐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如表示改变、变化之意，《汉书·贾谊传》：“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为能也”；表示违逆、违背之意，如《诗经·大雅·大明》：“摠得不回，以受方国”，《毛传》：“回，违也”；表示邪僻之意，如《汉书·王商使丹传喜传》：“不遵法度，以翼国家，而回辟下媚以进其私”；表示回复，答复之意，如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人事二》：“有一县令使人独不肯去，须责回书”；还可以作量词表示次数，如杜甫《赠花卿》：“此曲只应天上，人间能得几回闻”。综上所述，“回”字的意义已经发展的不尽相同了，但是通过汉字构形和汉字职能两方面的分析，发现“回”字本义和引申义间有着密切联系，甚至从引申义引申出来的词义也有所联系。例如，环绕包围的意思是在本义基础上引申出来的，曲折迂回也同样引申出来，但是与本义旋转联系起来发现，其中的词义距离并不远。但也有实词虚化的现象使词义距离疏远，如回作量词表示次数时，再与旋转之意联系，就显得牵强附会了许多。

相比较“回”字意义职能发展变化较大的情形下，“回”字构形变化并不大，从甲骨文、金文、再到小篆、简帛文字、隶书、草书、行书和楷书等都保存着一种内部结构上的稳定性，即旋转，不论旋转的方向与指向，呈现出回环的形态。

三、“回”字在李白诗中的运用

李白诗中有多处“回”字，在《全唐诗》搜集、整理归纳出了四组含“回”字的李白诗。

（一）“回”字运用为表示象形之意，使诗歌呈现动态效果

如《高句丽》“金花折风帽，白马小迟回。”“回”字有徘徊的意思；《秋思》“胡兵沙塞合，汉使玉关回”，这里“回”字为动词，是折回的意思；《越女词五首三》“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回”字表示划回的意思；《与夏十二登岳阳楼》“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回指旋回；《金陵望汉江》“汉江回万里，派作九龙盘”，回指绵延曲折之意；《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回指回旋之意；《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恋子四五人，裴回未翱翔”中回指徘徊的意思；《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烛照山水壁画歌》“回溪碧流寂无喧，又秦人月下窥桃源”中回指回流婉转之意；《白毫子歌》“小山连县向江开，碧峰巉岩绿水回”中回指回旋之意。这组诗中“回”字，不论是徘徊、折回、划回、旋回，还是曲折、婉转之意，在具体语境中，采用“回”字构形之意，表示旋转回环的形态。同时，这组诗所用的“回”字皆为动词，来模拟某种动态之形，使诗歌整体具有动态之美，增加艺术感召与感染力。“回”字在这组诗中的运用实则是对“回”字内部构形的加以运用，对于诗歌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有效避免了诗歌误读的现象。

（二）“回”字用成量词表示次数，增进人物心理活动与事件发生频率的印证

如《自带内赠》：“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这里“回”字表示次数，指月光反射照到的次数，实则表现出诗人欲求不满的心理活动；再如《少年行》：“桃李栽来几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表示次数，也隐现出时间短暂。从这组诗歌运用的“回”字可以发现，“回”字当作量词使用已经是一种常态，而且在此过程中，向着虚词化、成熟化的方向发展。

（三）“回”字作为回头看，或者张望意思，多表现出事物特征及人物感情

如《秋浦感主人归燕寄内》：“三飞四回顾，欲去复相瞻。”这里回顾既为回头看，并且带有依依不舍之意。再如《早过漆林渡寄万巨》：“梢岭纷上千，川明屡回顾。”这里同回头看，其中屡回顾强调回头的次数，也隐隐表示人物心理活动状态，有急促之意。还有《去妇词》：“回头语小姑，莫嫁如兄夫。”这里回头表示人物动作，隐隐表现出女

子告诫之意。

(四)“回”字诗词义虚化明显,具有附指意义

如《登单父陶少府半月台》:“筑台像半月,回向高城隅。”如果单从字义去理解,需要将字放在整句中去理解。从“回”字的内部构形上去理解,则所要表现的意义呈现明显,增加诗歌的韵味。上述“回”字在四组诗歌中的运用不尽相同,但从内部构形来看,却又相似,相似之处在于诗人善于运用“回”字,不仅有字面意义的运用,更多的是隐含意义的运用,在诗歌创作意图分析中,“回”字多用来表示一种状态,或表现动态,或是静态,从根本上并未脱离“回”字内部构形。

“回”字在李白诗中运用广泛,并且促进诗歌整体意象的表现。李白诗多用意象说话,意与象的融合,是其给人独特美感的主要成因。并且李白诗的意象,在唐诗中可谓独具特色。细致研读李白诗,尤其是他所擅长且能代表个人鲜明风格特色的一系列歌行,如《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行路难》等,可以体察出李白诗歌意象的一个特点,即大幅度的跳跃性和灵活性。从心理动态看,亦即其美感的过程中,表象活动回环曲折而迅速。

“回”字在透析的过程中,展现出汉字独有的魅力,回环构形曲折复杂的特点实则引申出一些语言文化现象^[1]。如《璇玑图》发掘出来的一种汉字组合画,顺读、逆读、纵读、横读、斜读、交互读等均可读成诗,既具有立体感的平面效果,又具有灵活多变的动态效果,将汉字文化推向一定新高度。再如回文,为汉语独有的一种修辞方法,又被称作回环,即将词序回环往复使用,多表现出复杂多变,回味无穷。不管是对句子、对联、歇后语还是诗词歌赋的应用,回文这种修辞手法皆有极精妙的表现。这些方式虽然具有文字游戏的身影,但以欣赏汉语文字美的角度来看,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韵味。

(五)“回”字具有转变方向、改变方向之意

以李白的诗词《望天门山》为例,在其古诗词当中,出现“回”字,最为典型的含义就是出现了方向的转变或者是改变。原诗句为: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利用现代汉语对其进行翻译,可以理解为高耸的天门被波涛汹涌的长江拦腰折断,这如同碧波的江水从东放流到此处不停的翻转盘旋。第一句“天门中断楚江开”,着重写出浩荡东流的楚江冲破天门奔腾而去的壮阔气势。第二句“碧水东流至此回”,又反过来着重写夹江对峙的天门山对汹涌

奔腾的楚江的约束力和反作用。李白在这首诗中提到的天门山,位于安徽省芜湖市区北部的长江东岸,旧属当涂,今属芜湖市鸠江区。古人对长江有几种称呼:江、江水、大江,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春秋战国时属楚国,所以后人就把三峡以东的长江段称为楚江。

“碧水东流至此回”,又反过来着重写夹江对峙的天门山对汹涌奔腾的楚江的约束力和反作用。由于两山夹峙,浩瀚的长江流经两山间的狭窄通道时,激起回旋,形成波涛汹涌的奇观。如果说上一句是借山势写出水的汹涌,那么这一句则是借水势衬出山的奇险。有的本子“至此回”作“直北回”,解者以为指东流的长江在这一带回转向北,这也许称得上对长江流向的精细说明,但不是诗,更不能显现天门奇险的气势。试比较《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盘涡毂转”也就是“碧水东流至此回”,同样是描绘万里江河受到峥嵘奇险的山峰阻遏时出现的情景。绝句尚简省含蓄,所以不象七古那样写得淋漓尽致。

在李白的诗词当中,“回”字的应用可谓是非常普遍和常见的,其可以代表着方向的回转,同时也可以营造出一种连绵不断的诗词画意。所以,在古诗词当中选择合适的字词进行诗句的表达,绝非是随意的,而是经过诗人深思熟虑的结果。

四、结语

在对汉字构形学理解的基础上,透析“回”字,给诗歌解读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实为我们平常不关注的基础视角,同时也增进诗歌整体的理解。以“回”字透视李白诗,发现李白诗运用“回”字广泛,且在意象中使用较多,使诗歌灵活多变,韵味十足。“回”字的构形运用不仅在诗歌中运用,同时透视出一些独特的文化现象,魅力无限,值得后续的关注与研究。同时,仅以一字观察事物,难以得出准确可观的结论,所谓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实为本文的一大缺失,需要在后期研讨中加以补足。

参考文献

- [1]李运富.汉字学新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2]王宁.汉字构形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3]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